

不徹底之意義

盧信著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印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著者 盧 信

總發售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省

不徹底原理

盧 信著
總發售所上海及
各省商務印書館
每冊五角

不徹底之意義目次

不 徹 底 之 意 義

原理與定義

原理與主義政策之異同

不徹底原理與道

人生問題

積極與消極

時間與空間

哲學與宗教之起原

人類心理之變遷

儒家之折衷主義

佛法與不徹底之意義

大同與排異

意義之誤解

不徹底之意義

盧 信

原理與定義

凡屬原理。悉爲抽象。而抽象之理論。包含甚廣。每易與人以假借利用之機會。卽如自由原理。本無可否認。然祇懸一抽象之理論。不以一種定義歸納之。則世上一切罪惡。皆可假自由名詞以行。夫不徹底云者。今人所謂不美之名詞也。吾論不徹底原理。而以不徹底爲一切事物之標準。此種原理。吾認爲無可反對。然不徹底原理之下。苟不歸納於一種定義。則流弊所及。將與自由原理同。而不徹底名詞。亦必爲世人假借利用之具。凡人類一切應負之責任。均將以不徹底三字放棄之。是則吾之不徹底原理。本於人類無害。而人類乃以不徹底名詞自害矣。此豈吾書之過哉。吾因於不徹底原理之下。說明不徹底之意義。

不徹底之意義。至爲廣博。且隨時隨事。可曲解附會。以袒護其個人之私見。故欲說明不徹底之意義。不能不先說明其定義。不特此也。吾書之言曰。「惟有於不徹底之中求精神上之安慰」。然所謂不徹底之中。有何標準。循何途徑。讀吾書者。每因此而起誤會。遂感進退失據之苦。夫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所謂不徹底之中者。祇各就其性情知識之所近。以求精神上之安慰而已。況既曰不徹底。豈尙有標準途徑之制

不徹底之意義

限哉。雖然此就上知者言之耳。故欲使大多數之人類。了解不徹底之意義。更不能不說明不徹底之定義。吾於不徹底原理中。闡明原理。引證事實。凡所欲言所應言者。皆已詳言之。然世之讀吾書者。或輕易看過。遂不知真意之所在。吾所以不嫌辭費。特揭出其要旨。以爲讀吾書者告。今指明其定義於下。

一不徹底者。有不能徹底之意義。夫自然科學。不能徹底。此爲人力所限。無足怪訝。顧自然科學之外。人類心理。日異而歲不同。保守改進。皆無徹底之可能。例如今人所倡道之革命論。幾欲舉世上一切事物。爲徹底之革命。殊不知去故取新。純視人類心理爲轉移。新故之爭。又因時代與狀況而更易。故世上一切事物。其不徹底之原因。非人類不願徹底也。不能徹底耳。

一不徹底者。有不可徹底之意義。人類社會。其能相安共存者。自必有互相維繫之道。其道爲何。卽不徹底之意義是已。此意義不存。則人類社會。卽失去互相維繫之方法。夫個人與社會之間。此社會與他社會之間。可以徹底之事甚多。而終於不徹底者何也。蓋自有不可者在也。

一不徹底者。有不必徹底之意義。夫不能徹底者。爲人力所不及。不可徹底者。爲理智所不許。假令人力所不限制。理智所不束縛。然則吾人之思想行爲。自當以徹底爲依歸矣。然而

不必也。何也。人生數十年。除去疾病睡眠幼稚老衰外。所餘之時日。正復無幾。即使及時行樂。爲期亦甚暫耳。苟事事必求徹底。則數十年光陰。悉銷磨於辛苦艱難憂患危險之中。人生如此。亦復有何樂趣。故世上事物。無論能否徹底。可否徹底。而爲人生樂趣計。又何爲而必求徹底乎。

以上三者。皆不徹底之定義也。夫使離去此三種定義。而高談不徹底原理。則不徹底原理。適以濟人類之姦。抑且有此三種定義之後。世之讀不徹底原理者。自不至徬徨迷惑。因此而喪失人生之興味。吾更明白說明此三種定義之分別。第一種定義。則人類於物質上不能徹底。第二種定義。則人已之間不可徹底。第三種定義。則求精神上之安慰。不必徹底。惟本此三定義。而不徹底原理。乃有存在之價值。亦惟本此三定義。而不徹底意義。乃有解釋之根據。

原理與主義政策之異同

自來魁奇特出之人。往往倡爲一種主義或政策。假借勢力。強全世界或一部分之人。一致低首下心以從我。是皆英雄豪傑之事業。而非我生平之志願也。今人方高談種種主義。發揮種種政策。吾生逢其時。乃有不徹底原理之作。世人或未細加審察。誤以我之不徹底原理。與其他之主義政策無異。此吾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今舉其異同之點如下。

不 徹 底 之 意 義

一原理有定而主義政策無定者也。例如物理學上發光發聲之理。此爲盡人所承認。故無論何人。除另行發明一種原理外。必不能推翻現在所共認之原理。況新原理發明之後。學說雖有變更。而原理依然存在。其所以確定而不能改者。蓋原理仍是原理也。若主義與政策。則隨時代與狀況而變遷。故常有同一事同一人。而今昔不同。前後矛盾者。原理則超出於時代與狀況之外。而爲人類所共同承認。故物理上發光發聲之理。皆本此共同承認之原則。而不能隨時代與狀況爲變遷者也。夫世上一切事物。既不徹底。今日原理有定。是不將徹底乎。而不然也。發光發聲之理。固已確定。然何必發光發聲。何必有光有聲。則亦無徹底之解釋。使必深求其故。則所謂原理。亦無存在之根據。吾故曰原理者。超出於時代狀況之外。而爲人類所共同承認。於確定之中。仍不能離去不徹底定律之外也。

一原理以理而存在。主義政策以力而存在。無論何種主義何種政策。苟非有力以推行之。

則全世界或一部分之人類。必不受此主義或政策之影響。卽如孔孟之仁義。絕不能與今之主義政策相提並論。然孔孟之風塵僕僕。亦無非欲以國家之力。推行仁義之道。而奔走之結果。斧柯莫假。終有道窮之嘆。可知仁義猶如此。則後之所謂主義政策。其成敗利鈍。胥視力之如何以爲準矣。惟原理則不然。使此原理而果爲原理。則無強人承認之必要。使此原理而非原理。則原理之意義已不存在。彼主義政策。因不願他人反對。故必用力以推行之。原理則公開研究。必反復辯論。乃能了解於原理之所在。蓋用力則無理。有理則力無所用。吾故以不徹底原理名吾書。而不曰不徹底主義。不曰不徹底政策者。一言以蔽之。我但說明此種原理。而非有強人以從我之意也。

一原理屬於是非。主義政策屬於利害。凡倡一種主義或政策者。其個人之利害。必與此主義或政策有密切之關係。甚者因利害之故。不能不假借一種主義或政策。以求個人之成功。證以歷史上所記載。其例固甚多也。今舍個人不論。卽就主義與政策本身言。其與人類社會之關係。亦祇有利害之關係。而無是非之關係也。原理則異是。在倡之者不過以研究所得。公之於世。而與個人利害。初無何等之關係。若夫原理發見以後。人類社會。自不能不受其影響。然關係之所以發生。全以是非爲主。卽有利害關係。亦從是非中得來。固非如主義政策之純以利害爲主也。例如木何以能浮。火何以能燃。自必有一種原理在。故發明木

不 徹 底 之 意 義

何以浮火何以燃之原理。只有是與非之問題。而不能發生個人利害之關係也。至原理發明之後。人類應用此種原理。以獲得工業上之利益。或假爲殺人之具。此皆由人類獸性發達之故。而與原理之本身無關。原理之本身。則是與非而已。故無論何種原理。當其發明之初。不過是原理非原理之問題。及其發明之後。其能否永遠存在。亦不外是原理與非原理之分別而已。

原理與主義政策之異同。既如上述。而其中尤有一點。爲吾人所不可忽視者。則不徹底原理。與其他原理異。不徹底原理。在主義政策之先。而主義政策。必須在不徹底原理之後。世之假借主義政策以愚弄人民。固無論矣。即使所倡之主義政策。純出於救濟人類之善意。然苟不了解於不徹底原理。而妄有主張。則所謂主義政策者。適以增加人類痛苦耳。此爲不徹底原理。異於其他一切主義政策之點。而英雄豪傑。其所以異於聖賢者。亦正在此也。

不徹底原理與道

吾國有一啞謎。而爲經籍所記載。聖賢所稱述。儒生所高談。乃悠悠數千年中。尙未能說明其究竟者。此謎爲何。則所謂道是已。

宋儒倡道統說。認孔孟爲中心人物。然考之論孟書中。則揭出所謂道者。屢見於篇中。如「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道也何足以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皆孔子之所謂道。見之於論語者也。又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行天下之大道」「孔子之道不著」「閑先聖之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行之而不著焉習焉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達不離道」「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此皆孟子之所謂道。而見之孟氏七篇中者也。然孔孟之所謂道。究竟爲何物。孔子謂朝聞道可以夕死。此道爲何種之道。孟子謂閑先聖之道。樂堯舜之道。此道又爲何種之道。曾子認忠恕二字。爲孔子之道。此種解釋。已近於具體。顧曾子之所知者。孔子之道在於忠恕。而何以在於忠恕之理。則曾子未之知也。蓋道者忠恕之所由出。忠恕者孔子之道。而非孔子所悟之道也。宋儒解釋道字。謂爲事物當然之理。又謂爲大理之自然。顧標準爲何。定義爲何。使一窮

詰之。又無能作答也。故所謂道者。幾成一種玄妙之名詞。古來學者。只可以意會而不能以言傳。夫豈道之艱深晦昧。不易了解乎。不然也。

道統之說。清初諸儒頗掄擊之。夫道之意義。已難了解。宋儒更倡爲道統之說。自認爲繼承道統之人。其滋人誤會。固無足怪。雖然道之意義。宋儒固未了解。而道統之說。則實有存在之價值。今人從科學上觀察。每謂吾國之儒學。缺乏系統。此皆未深加研究者也。宋儒解釋道字。謂爲事物當然之理。固自以爲領悟道之旨趣矣。而不知宋儒之誤。卽在此當然二字。蓋道也者。事物所以然之理。而非當然之理。然此種誤解。非獨宋儒而已也。自來學者。皆認道爲事物之所當然。而不知道爲事物之所以然。於是流傳愈久。意義愈不可捉摸。降至今日。所謂道也者。不特爲科學上所排斥。卽在哲學上。已發生極大之疑問矣。

道者何。卽不徹底原理也。亦卽事物之所以然也。堯舜孔孟。知其理而未明言其故。渾括言之曰道。而自此種道發明以後。一切學問皆根據道而產生。故道也者。實中國文化之基礎。社會思想之中心。而其所以高出於歐西之上者。亦正在此也。後人以一定之理。爲道字之解釋。然何者爲一定之理。則多不能解釋之。此道之名詞。所以爲人人所知。而道之意義。反歷古而常晦也。周易一書。其演繹不徹底之理。至詳且盡。唐邢璣序周易略例。有曰「孔子三絕未臻樞奧」。顧觀繫辭所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可知易之樞奧必已爲孔子所領悟。徒以未能明白揭出之故。遂使後之讀者無從了解耳。夫陰陽之妙用。其說正多。而往往失之虛渺。清儒紀昀有言。「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內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之上下」又曰「一元幹運二氣綱縕陰起午中陽生子半」此於陰陽之說。演繹不徹底之理。得此解釋。則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謂道之意義。乃益明顯矣。若夫認道德之道。卽爲古來聖哲所悟之道。此皆誤於道字之混淆。而未分別其意義者也。道與道德之道不同。道者事物之所以然。道德者事物之所當然。道德因道而產生。不能與道爲一物。觀之孔孟言仁義。而又言道。可知仁義與道。自有先後異同。蓋仁義者事物之所當然。而道者事物之所以然也。大抵告人以事物之所當然。則領會較易。必告人以事物之所以然。則了解較難。現世上一切事物。人人皆知其所以然之理。則聖賢失其効用。豪傑毀其事業。故事物所以然之理。其不明以告人者。固自有其不必告人者在也。孟子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焉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孟子此言。誠深知道之旨趣者也。孟子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所謂天道者。卽不徹底原理也。所謂人道者。卽於不徹底中。求精神之安慰也。宋儒以明心見性爲入道之門。後人譏其以佛入儒。然此非宋儒之過也。道本空廓。容易起惛惚迷離之感。轉不若佛之明心見性。較有門

不 徹 底 之 意 義

徑之可尋。顧進一步言之。則所謂明心見性者。仍是所當然之理。仍是道其所道而已。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朱氏註之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也」。夫既知性與道同爲一理。則明心見性者。卽明心見道之謂耳。然而道之本體何在。此固宋儒所未能說明。而宋儒之後。能說明之者。又有何人乎。

宋儒於道之意義。雖未能說明。而於道之統系。則較有心得。觀其認中庸爲孔門心法。此種見解。極爲透徹。顧以誤認道爲事物所當然之故。於孔孟以前。道之意義何在。孔子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又何在。皆未能明白說明之。誠憾事也。大抵堯舜禹湯諸人。皆能了解不徹底原理。而此種原理。在今日吾名之曰不徹底原理。在當時則名之曰道。實則道與不徹底原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堯舜禹湯孔根據此種原理。以求一解決人生問題之方法。其方法爲何。則所謂執中。所謂中庸是已。此卽吾所謂於不徹底之中。求精神之安慰也。考之古籍。則尙書爲言道之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見之禹謨。亦卽後人所謂精一危微之學也。夫所謂道心者。不徹底原理之謂。蓋知事物之不徹底。故悟厥中之需要。亦惟知不徹底之原理。故有執中之主張。宋儒知中庸爲孔門之心法。而不知孔子之中庸。卽得自堯舜禹湯而來。故孔門心法。卽堯舜禹湯之心法也。孔子而後。孟子私淑之。故有「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之言。而「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其承繼

中庸之旨。固爲一貫。而闡發不徹底原理。尤爲明顯。蓋所謂執一者。卽求徹底之意義。求徹底卽違背不徹底原理矣。此所謂賊道也。至于思作中庸。揭出孔門心法。此點已爲宋儒所說明。毋待贅述。孔孟而外。如老莊諸子。其於人生問題。雖與孔孟主張不能盡同。而其了解於道之意義。則正與孔孟同也。老氏著道德經。其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老氏於道之意義。可謂體會入微。顧以詞旨玄妙。非尋常人所能領悟。後人乃故神其說。遂認爲道家之祖師。殊不知老氏之所謂道。卽不徹底原理耳。曰道可道。此道者指不徹底原理下所發生之道。曰非常道。此常道者卽不徹底原理也。蓋謂不徹底原理下之道。非卽不徹底原理也。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謂言語之所不能說明。思想所未易領會。而一切變化皆從此玄妙中來也。至謂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奧。此種詮解。洞達透闢。較之孔孟所見。自更深入一層矣。莊氏作天道篇。其言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心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所謂天道者。卽不徹底原理也。所謂帝道聖道者。卽不徹底原理下治人之道也。又曰「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

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皆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又秋水篇：「道無終始，物有死生。」凡此所言，皆所謂見道之言也。漢時雖罷黜百家，尊崇孔孟，而馬融、鄭玄之流，不過章句注疏之學。於道無與。唐之韓愈，自以爲其所謂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所謂道。而觀其原道一文，但曰：「由是而之，爲之謂道。」是則所謂道也者，韓愈亦祇能由是而之焉耳。道之意義何在？韓愈固未之知也。宋李元綱作聖門事業圖，其一圖曰：傳道正統。而認程伊川爲繼孟子之後。吾初見之，亦覺其荒謬怪誕。顧就歷史上考察之，則孟子以後，能領會此中庸心法者，尙無其人。則謂宋儒繼續孔孟之主張，亦未嘗不可。明清兩代以八比取士，而所謂士者，亦認八比文爲代聖賢立言。孔孟之地位愈尊崇，而孔孟之所謂天道人道，愈陷入於晦昧之中。世人固莫能了解，抑亦無人注意及此也。民國成立以後，歐西功利鬥爭之說，日益輸入。所謂堯舜孔孟之道，遂爲時代所不容。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吾人撫懷時事，不禁感慨繫之矣。

宋儒倡道學之說，凡談性理者皆稱之爲道學。自是而後，道學名詞遂爲世人所引用。然而道學云者，其意義如何？宋儒能倡言之，而未能說明其旨趣也。由宋迄今，談道學之大儒代有其人。而一說及道學之意義，亦祇能作蒙頭蓋面之語。徒令人莫測高深而已。我爲童子

時。每見人以道學名詞。互相嘲笑。初亦不解其故。及讀宋儒各家語錄。始知道學者卽性理之謂。顧性理之意義爲何。性理何以卽爲道學。我固不得其解。卽歷代儒者。亦未嘗明白言之也。我於覺悟之後。乃知所謂道學之意義。蓋道學者非他。卽不徹底原理也。又卽孔子所謂天道人道之學也。大抵天道人道之學。唯孔子能言之。故中庸所記「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凡此所言。皆本天道以立人道者也。中庸一書。爲孔門心法。而傳授者祇曾子一人。故子貢亦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可知曾子以外。得聞者尙難其人。況能了解其所以然乎。孟子以後。孔門心法不絕如縷。宋儒程頤朱熹輩。始上承遺緒發揮而光大之。觀其解中庸第一章。則謂「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第二十一章則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由此觀之。宋儒所謂道學。卽爲天道人道之學。而所謂性理者。性卽天道。理卽人道也。若夫天人合一之說。亦爲宋儒所倡。

道。天人合一者。又卽本天道以立人道之謂耳。雖然。宋儒於道學之意義。亦祇能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也。試觀朱熹註解中。於天道人道之旨。雖能自圓其說。顧奧晦虛泛。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莫知其意義所在。又如程氏之釋中庸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此寥寥數語。蘊義至深。說理甚圓。然使移爲不徹底原理之序文。可謂相得益彰。今以之作中庸註解。則未能認爲恰當。夫始爲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此理字似指中庸而言。然中庸者德也。非理也。故孔子有言「中庸之爲德」。卽程氏所言。亦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見道與理大有區別。所謂始言一理。其非中庸之理可知。又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亦與中庸之意義不符。如曰理卽庸之謂。然既以庸爲天下之定理。則庸之定理安在。朱熹釋庸字曰「庸者平常也」。夫以平常爲天下之定理。則平常之標準又安在。凡此疑問。苦於不得其解者久矣。然悠悠古今。豈眞解人難索乎。不然也。試就不徹底原理以解釋之。則中庸之意義。實爲人所能喻。蓋庸者不徹底之謂。此卽爲天下之定理。中者因不徹底之故。而以中爲天下正道。更就天道人道以言之。則庸者天道也。中者人道也。程氏以中爲正道。以庸爲定理。所見已有獨到之處。惜其於所謂庸。所謂天下之定理。未能揭出其旨要。遂使數千年來之啞謎。